

偶像

李培

南京大学

(1)列车不上时刻表
未曾排队没买票
悄悄
火车载我上大道

(2)离火车开出还有十分钟左右。车厢里卖报人正走着兜售报纸。二十六岁的青年谢尔盖·伊万诺夫买了最便宜的一份。报纸头版上印着斯塔斯·安杜菲耶夫的肖像和他去世的消息。

(3)同行的旅客中有一位军校学员，他也买了同样的报纸，看见了安杜菲耶夫的讣告，只听他说到：

(4)“安杜菲耶夫死了。”

(5)“这人是谁呀？”一个没戴眼镜的上了年纪的男人问道。有这样一些人，他们本该戴着眼镜，却不知为何没有戴。似乎他们把眼镜摘下来了。谢尔盖·伊万诺夫常常觉得，有的人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东西，相反，有的人却拥有了他们本不应得的。军校学员就应该有一身制服。他可算选对了生活道路，他的脸天生就是为穿制服而长的，还有他的手，可以说整个人都是这样。就连他的嗓音也是这样。而那位没戴眼镜的人甚至有一副应该戴眼镜的人才有的嗓音。谢尔盖·伊万诺夫这样觉得，尽管这时他正想着别的事情。没戴眼镜的人继续问道：

(6)“这人是谁呀？”

(7)“他是一位音乐家，著名摇滚乐歌手。唉，可惜呀，”军校学员客气地回答道，在无知者面前卖弄自己的知识，他有点难为情；于是他翻动起报纸来，想要看看报纸上别的内容。他笨拙地翻动着占据了很大空间的报纸，双手摊得很开。

(8)“摇滚乐歌手？演奏布基-武基舞曲吗？”发问的正是那个没戴眼镜的人，“那他一定是死于吸毒，酗酒，要不就是艾滋病。”没戴眼镜的人立即言之凿凿地说道。

(9)之后就再没有人说过什么。

(10)有着一头红色染发（这是她应该有的）的老妇人打扮得年轻漂亮。她看着窗外的女孩儿，用手帕擦拭着自己干涩的眼睛。

(11)而就在他们对面，在他们这卧铺车厢过道旁的座位上，坐着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人。他俩无动于衷地坐在那儿。

(12)谢尔盖·伊万诺夫收起了报纸。

(13)摇滚乐歌手、作曲家、诗人斯塔斯·安杜菲耶夫，这正是他从家乡萨拉托夫乘车去莫斯科想要拜访的人！

(14)安杜菲耶夫不知道，一个叫谢尔盖·伊万诺夫的青年正要来拜访自己。他不认识谢尔盖·伊万诺夫，正如他不认识很多自己的崇拜者一样。诚然，他的崇拜者比任何一位舞台杂艺歌手的粉丝都少一些。他的歌曲不是每个人都理解。过去是这样，而如今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会成为过去呢？他的歌留了下来。可以说，他的歌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，就是现在也是这样。不过，斯塔斯·安杜菲耶夫已经不在，这一切对于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无所谓了，毫无分别了，虽然这种粗俗的口语斯塔斯·安杜菲耶夫一点儿都不喜欢。谢尔盖·伊万诺夫了解这一点，他了解关于安杜菲耶夫的很多事情。他知道

安杜菲耶夫在哪里出生，在哪里度过童年；他知道安杜菲耶夫的朋友有哪些，他还知道安杜菲耶夫曾有过两段婚姻，现在是他的第三次婚姻。更确切地说，这也曾是他的第三次婚姻了。谢尔盖·伊万诺夫还把安杜菲耶夫的歌词背得滚瓜烂熟，他早就渴望与安杜菲耶夫结识了，但要是自己没有创作出歌曲的话，他任何时候都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做的，因为他蔑视没有实质内容的人际交往。这已经是他创作摇滚叙事曲风格的歌曲第十个年头了，他坚信，其中一些歌曲是真正的佳作，就是把他们给安杜菲耶夫评价他也不会觉得惭愧。他从没在别人面前演唱过这些歌曲，他只给自己唱过。他只信任安杜菲耶夫一个人。他打听到了安杜菲耶夫的地址，用自己几乎是仅有的一点钱买了火车票，拿起自己那用惯了的旧吉他，动身去拜访安杜菲耶夫了。他原本可以给安杜菲耶夫写封信，或者打个电话，但他不想这样做。他打算做他一生中最放肆的事——也许是唯一一次放肆的事：上安杜菲耶夫那儿，按完门铃之后就说：

(15) “您好，请原谅我的无礼，我能占用您一个小时的时间吗？这对我非常重要。”

(16)这些话都是早已排练好的，无论是措辞还是语气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。

(17)而斯塔斯·安杜菲耶夫不在了。

(18)可以下火车回家了。

(19)但谢尔盖·伊万诺夫并没有下车，他也没有回家。火车开动了——他去了莫斯科。